

古籍版本學

黃永年

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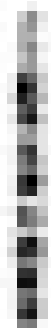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南京大學出版社

古籍版本學

周俊杰



黃永年

古
籍
版
本
學

吾
功
題
錢



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籍版本學/黃永年著.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11

(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ISBN 7-5343-6639-9

I. 古... II. 黃... III. 古籍—版本學—中國
IV. G256.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36283 號

書名 古籍版本學
作者 黃永年
責任編輯 吳葆勤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馬家街 31 號 210009)
網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銷 江蘇省新華發行集團有限公司
照排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 人民日報社南京印務中心
廠址 南京市漢口路 2 號(郵編 210008)
電話 025-83302635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8.125
字數 201 000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150 冊
書號 ISBN 7-5343-6639-9/G·6334
定價 22.00 元
郵購電話 025-85400774,8008289797
批發電話 025-83260767,83260768,83260760
盜版舉報 025-83204538

蘇教版圖書若有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歡迎郵購,提供盜版線索者給予重獎

前 言

古籍版本學是一門既古老又時新的學問。說它古老，是因為至遲在西漢後期劉向、歆父子校中祕書時已注意到版本的異同，明清以來藏書講版本之風尤大盛，積累了不少經驗和知識。但在過去的高等院校裏，卻很少開設版本學這類的課程，至少我上大學時不曾有老師給我講過這類課程。即使個別學校有，恐怕也只是傳授點零碎的知識，因為沒有見到過有系統的講義或印成專著在學術界流傳。少數大學的圖書館系開設過中國書史的課程，圖書館學者劉國鈞編寫過一冊《中國書史簡編》作為教材，但實際上只是中國學術簡史和中國書籍出版史的混合物，和古籍版本學走的不是一個路子。在高等院校裏正式設置古籍版本學課程，是近幾年的事情，如1983年7月教育部印發的《關於制定中國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研究生培養方案的幾點意見》中就規定古籍版本學為必修課程，一些高等院校也或先或後給有關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研究生班和古籍整理短期講習班開設了這門課程，所以說這又是一門時新

的學問。

當然，時新不等於趕浪頭，不能來個新瓶裝舊酒，把前人的經驗和知識東拼西湊地搬弄一通，甚至把葉德輝的《書林清話》改頭換面地照搬一通，這還不如讓學生直接看原書好了，變戲法糊弄人幹什麼？何況，像《書林清話》之類能不能算是古籍版本學呢？我看是不能算的。所謂“學”者，顧名思義應該是一門科學，而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是在大量有代表性的事實或現象的基礎上，提煉出規律性的東西，從而建立比較完整的體系。以此來要求，《書林清話》之類顯然是不够格的。王國維、趙萬里開始做了一點，為宋刻本的條理化作出過貢獻，元以下則尚付闕如，其他方面更多未涉及。要給古籍版本這門學問建立體系，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一門科學——古籍版本學，尚有待今人努力。

我個人本來只弄中國古代史的隋唐上至北朝齊周部分，也旁及一些中國古典文學如古典小說之類，但由此而和古籍打了近半個世紀的交道，和前人一樣對版本積累了一些知識。但又不滿足於掌握零碎的知識，頗想把這些知識加以條理化，找出點規律性的東西，給古籍版本這門學問建立個粗略的體系。1978年陝西省召開古籍善本工作會議，要給與會者講點有關版本的知識，用幾天時間趕寫了四萬多字的講義，是建立體系的嘗試，只是論述範圍局限於對版本尤其是所謂善本的鑒別上，因此講義的名稱也只叫《古籍版本及其鑒別》，而不及其他。1982年在陝西師範大學開始招收歷史文獻學專業（古籍整理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要開講古籍版本學，就把這本講義重印分發以應急。講義所未涉及而應讓學生知道的大量內容，則全憑口頭講授。我又有個習慣，講課時不喜歡念講稿或講義，即使有了講稿講義也喜歡脫離開而用日常的語言比較形象地來講，沒有寫出講稿講義更是如此。這樣學生聽起來好懂，可筆記又會有顧此失彼、不得要領之苦。於是在對付了兩個學年之後，決心把《古

籍版本學》這本書正式寫出來，作為教材，庶聽者講者都可以比較主動。

我主張在高等院校講堂上應該主要講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成果，至少多數文科本科生的專業課應該如此，何況給研究生開課。因此，這本書在撰寫中除利用前人搜集的資料外，只在講述古籍形制、宋金本地域時，承用了若干成說。此外，從書的結構到內容，都貫徹自己的觀點，談自己的東西。“版本史和版本鑒別”部分大體本諸舊講義《古籍版本及其鑒別》，而作了大幅度修改充實。“總論”和“版本目錄”兩部分則多屬近年來所講，而第一次用文字寫出來。

我在古籍版本這門學問上其實只能算是自學出身。而且我認為很多學問、特別是文科中的某些學問主要得靠自學。如果僅僅滿足於聽課，不在老師指導下花更多時間自學，即使當上大學生、研究生也決不會有成就。相反，只要堅持自學，肯下苦功夫，進不了大學也完全有可能成才。因此，這本書在文字上盡量寫得好懂些，學習方法上也盡量講得具體些，使沒有機會聽課的人可以通過閱讀窺知這門學問的門徑，當然對有機會聽課的人同樣有好處。

目前，精於古籍版本的老人已不多了。在這門學問上如何承先啓後，使之發揚光大，從而在文化建設事業中起到應起的作用，是青年人應該承擔的職責。希望這本《古籍版本學》的問世，能在這方面有所幫助和推動。

* * *

以上是1985年初寫的，當時只寫到元刻本，就匆忙油印，在國家教委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託復旦大學舉辦的講習班上使用，同年在北京大學古文獻專業講版本學時也曾以此作為講義。以後又應邀為鄧廣銘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研究知識手冊》寫了近四萬字的簡略的“版本”篇，並單行作為

研究生的教材。1992年此《古籍版本學》的撰寫列入了國家教委社會科學“八五”規劃，到1997年全部完成，編入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由江蘇教育出版社正式付印出版。這和1985年只寫到元刻的舊印本的問世，相去又有十二年了。這十二年中新出版的參考書這次已酌量補入，對舊印本的文字也間或有所潤色，但大體上仍是當時面貌，未曾另起爐竈。

又竊本撰著教材之慣例，書中提及今人處概不加先生、女士等稱，尚祈諒鑒為幸。

序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這些文獻典籍不但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起來的巨大精神財富和重要文化遺產，也成為人們了解和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文化，傳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據之一。隨着歷史的變遷，人們使用語言、文字的習慣漸有差異，歷代的典章制度又時有變化，後人閱讀古人的文獻典籍日漸困難，需要對古代文獻典籍加以訓解和闡釋，而社會上抄存流傳的文獻典籍也需要有人加以整理編集。事實上孔子對《六經》的整理，便是最早的較系統的古籍整理工作，而西漢成帝時期劉向、劉歆父子等人對群書的校勘，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文獻典籍整理工作。此後歷代王朝幾乎都設有專門機構，負責國家典藏的圖書的整理和書目的編製，廣大知識分子也不斷分散進行着對文獻典籍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形成了優良的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了古文獻學的理論、體系和內容、方法，形成了以文字

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文化史等為中心的知識體系，而這些古文獻學基礎知識也就成為人們閱讀、理解古代典籍與研究探索古代學術文化所必備的知識基礎。

為了繼承和弘揚祖國文化遺產，國家於1958年開始籌劃建立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學科與專業，並於1959年在北京大學設置了第一個古典文獻專業。1983年隨着國家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各地大學紛紛設立古典文獻專業及古文獻研究所。古典文獻專業除北京大學外又增加了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三家，形成了四個培養古文獻學本科生的基礎專業，數十所大學建立了古文獻（或古籍整理）研究所。為了統籌並指導全國大學中的數十個古籍研究所和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相關業務工作，教育部於1983年秋季成立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古委會），古委會受教育部委託，負責組織、協調全國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古文獻專業人才培養工作。

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到20世紀九十年代前期，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逐步完善，各古籍研究所在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同時，也招收了不少古文獻學碩士生和博士生，古典文獻專業和古文獻學科建設日益發展。由於四個古典文獻專業所在單位的學科基礎和課程設置互有差異，為了提高古典文獻專業的教學質量，在古委會領導的安排下，古委會設立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小組”的專家同古委會秘書處人員一起，與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負責人和教師共同協商，採取了一系列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在教學實踐中，大家也認識到，儘管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但基礎課程的設置應大體統一，而為了保證教學質量，課程內容應該有一定規範，同時要有一套質量較高的教材或教學參考書。鑒於各古籍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在本科學習階段很少接觸古文獻學課

程，他們的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尚不够扎實，爲了提高研究生的質量，也需要有一套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作爲他們學習時的教學參考書。

爲此，在當時的古委會常務副主任兼祕書長安平秋先生（現任古委會主任）主持下，成立了古文獻學教材編委會，並委託我們二人任主編，規劃教材的編寫工作。自1995年始，編委會經過幾次協商，爲了適應社會需要，擴大讀者面，決定編一套《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當時的想法是，《叢書》既能作爲古典文獻專業本科生的教材或主要教學參考書，也能作古文獻學科研究生及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古代哲學和宗教等學科研究生的參考書，還可以作爲廣大文史工作者和愛好者的參考讀物。編撰宗旨明確之後，編委會在全國高校範圍內聘請有關專家承擔《叢書》的撰稿工作。經過幾年努力，書稿陸續完成，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叢書》共十二種，書目及著作人如下：

- 音韻學概論 麥耘
- 訓詁學概論 方一新
- 古籍版本學 黃永年
- 校勘學概論 張涌泉
- 文史工具書概述 趙國璋等
- 古代文化知識 楊忠、劉玉才主編
- 古文獻學概論 吳金華
- 文獻學文選 孫欽善
- 經部要籍概述 董治安等
- 史部要籍概述 黃永年
- 子部要籍概述 黃永年
- 集部要籍概述 曾棗莊

當時規劃《叢書》時，還有兩種書稿亦已聘請有關專家撰寫，即《文字學概論》、《出土文獻選讀》，因撰稿人的身體情況，以上

兩部書稿未能在此次出版。

《叢書》的編撰工作一直得到古委會領導的關心與支持，承擔書稿撰寫任務的各位專家都同時承擔着繁重的教學與其他科研任務，他們在百忙中辛勤寫作，其中《音韻學概論》、《訓詁學概論》、《古籍版本學》、《校勘學概論》、《文史工具書概述》、《古代文化知識》等六部書稿早在1997年、1998年即已交稿付排，原計劃此六種先行出版，後來由於出版社希望一次推出發行，而後續書稿交稿時間不一，出版時間也相應拖延，我們二人作為主編自然負有主要責任，謹在此嚮先交稿的作者們表示歉意。

《叢書》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有關領導非常關心《叢書》的出版工作，明知《叢書》的讀者對象有限，不會有什麼經濟效益，仍然將《叢書》列入出版規劃。出版社副總編輯徐宗文先生和《叢書》的責任編輯吳葆勤先生為《叢書》的出版費盡心力，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裘錫圭 楊 忠

2005年8月12日

目次

緒論 /1

第一章 研究對象 /1

第二章 版本和善本 /10

第三章 研究角度和用途 /16

版本史和版本鑒別 /21

第一章 研究方法 /21

第二章 參考書 /28

第三章 雕版印刷的出現 /43

第四章 書冊制度 /59

第五章 宋刻本(包括遼金刻本) /71

第六章 元刻本 /102

第七章 明刻本 /116

第八章 清刻本(以及清以後的民國刻本) /147

第九章 活字本套印本插圖本 /178

第十章 抄本稿本批校本 /206

第十一章 影印本 /226

版本目錄 /235

第一章 參考書 /236

第二章 研究方法 /244

後記 /247

緒 論

第一章 研究對象

古籍版本學 這個名詞的由來

“古籍版本學”這個名詞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是誰制定的，我確實鬧不清楚。估計不會太古老，至少清末民國初年還沒有人使用這個名詞。當時只稱某些喜歡藏書、能鑒別宋元本的人為“版本專家”，稱他們“精於版本之學”。“版本學”這個名詞，大概就是這樣來的。加上“古籍”兩個字，則用來限制版本的範圍，標明這門學問只研究古籍的版本，非古籍即今籍的版本不在研究範圍之內。

如果嚴格一點，在“古籍版本學”之前還可再加上“中國”兩個字，以標明它只研究中國古籍的版本而不旁及外國古籍的版本。現在不加，當是考慮到加了太長，不好念，姑且省略。

再嚴格一點，“中國”二字後邊可再加上“漢文”二字，因為用兄弟民族文字寫的古籍雖也應講究版本，但是另一門學問，無法包括在古籍版本學裏。現在不加，當也是長了不好念而省略。

中國古籍的下限 和古籍版本的下限

“古籍”這個名詞，從字面上講應是指古代的書籍。而近幾十年來，一般都以生產方式來給歷史分期，把1840年鴉片戰爭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折點，1840年以前的封建社會、上至奴隸社會、原始社會統稱

之曰中國古代史，1840年起則進入中國近代史。講歷史作這種分期是可以的，但用來分古籍和今籍，把中國古籍的下限只劃到1840年，以後的都算今籍而不作為古籍，卻並不合適。因為1840年以後社會性質雖然在起變化，但學術文化並沒有統統迅速跟着起變化。道光後期以至咸豐、同治、光緒幾朝的著作，無論其思想內容、文字體例、以至刊印方式，絕大多數是一仍舊貫，和道光以前相比較，看不出有什麼今古之分。

因此，現在很多人主張把古籍的下限推至清末，即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滅亡為止，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的新著作都成為今籍而不在古籍之列。但這樣仍會發生困難。因為有些人生於清代後期，活到民國初年，如著名的版本目錄專家繆荃孫，他的《藝風堂文集》是光緒二十六年刊刻、二十七年印行的，《藝風堂文續集》是宣統二年刊刻、民國二年印行的，《藝風堂文漫存》的刻印更在其後，總不能把《文集》算作古籍，《文漫存》算作今籍，《文續集》算作半古半今之籍。古籍還有民國以來的刻本，如徐乃昌、劉世珩、董康、吳昌綬、張鈞衡、蔣汝藻、劉承幹等藏書家都重刻或影刻了許多古籍，董康、羅振玉等還影印了許多古籍，而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在版本上更有重要的地位，對這些究竟應怎麼處理？如果這些也作為古籍版本學的研究對象，那麼中華書局用鉛字排印而又綫裝的《四部備要》怎麼辦？精裝和平裝的《四部備要》以及大量的精裝平裝鉛印本古籍又怎麼辦？今天整理出版包括鉛印和影印的古籍又怎麼辦？再則民國以來還出現了大量的古籍新校注本，有的是用傳統方式刊刻的，如吳士鑿的《晉書斠注》、張采田的《玉谿生年譜會箋》，這些和清人校注的古籍之間很難找出明顯的差別，應該也算古籍的範圍。但如果不是用刊刻而用鉛印，如汪榮寶的《法言義疏》、盧弼的《三國志集解》，都是鉛印而綫裝，算不算呢？照道理也應該算，因為清末的有些著

作已是鉛印綫裝，如光緒三十一年問世的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就是如此。鉛印綫裝算了，鉛印平裝精裝的不算也缺乏理由，那麼今天的新校注本以及注譯本也應一視同仁地劃進去。

根據如上的實際情況，我認為對下限問題不妨這樣來處理：

(1) 中國古籍的下限，一般可劃到清末。但清末人進人民國時代仍用傳統形式撰寫的書籍仍可算作古籍。而清末人用新形式撰寫的書籍則不算古籍。

(2) 古籍版本的下限，和古籍的下限不是一個概念。只要這部書的本身是古籍，那不管什麼時候重刻、影刻、影印、鉛字排版，也不管是綫裝或精裝平裝，都是這部古籍的一種版本。因此就古籍版本來說，實際上並不存在什麼下限，因為有人類之日，中國的古籍總得不斷地重印，不斷地出現新版本。

(3) 古籍的校注本，以及近幾十年來出現的注譯本，因此也應該劃入古籍版本的範圍，新校注本、注譯本將來還會層出不窮，因此同樣無下限可說。

(4) 不過，在目前，古籍版本的研究對象仍當以傳統的版本和舊校注本為主，影印本也可附在傳統的版本之下。至於新校注本、注譯本以及古籍的鉛印本等由於時代近，大家都知道，都懂得，談不上什麼鑒別研究，因此一般只需在研究傳統的刻本、舊校注本時偶一涉及。將來再過上幾百年、上千年，這些新式的本子積累多了，才需要在古籍版本學裏開闢專章專節來研究講授，當然這已是子孫後代的事情，毋庸我們操心。

中國古籍 的上限

弄清楚了下限，再談上限問題，這個問題比下限還要複雜些。

先說中國古籍的上限。近來有一種以訛傳訛的說法，說中國最早的書籍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後又是鑄在青銅器上的。也有人把甲骨、青銅器和竹木簡同樣認為是“紙未發